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九第▶

日三月九年二十

三廿月七年亥癸

割

·規則應謬 定僕接愛 價亦不拙

小本報ン 之變通辦法 意 價。將該總數繳來本社。當意承銷者。可聲明批購本有以最小報承銷章程所訂 即遵照辦理。

尊 處 需 Ell 否

及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 排式美觀。 印刷清朗。 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 **番籍報章**。

有意委印者。 埠委印。 請將需印之件。 郵送之費。 加以意 函寄上海

裹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 即開呈估價單

(本埠駕臨面治士 儿妙

15 12 19 18 18 18

短 篇 說

O. Henry) 之遺作。此項遺作 本報自第六十五號起。 **醉付刊。幸讀者特別注意之。** 續發表於西報。 載美國短篇小說名家歐亨利 最新發現。約有百餘篇。現方陸 而本報陸續迅 編者識。 逐期譯 0

大風的談話

冢。剛正環游世界回來。坐在旅館 古銅色面貌與頭髮很疏朗的游懸 版和鎮人聽得很有味 (美國歐亨利著) 近火爐處。說他的經歷。 量吉森譯

> 商人托璧卡發問 彷彿粘住。斷成一條條的。可以當 「這些牛如何保護自 由自主的騙送開去。日子再多些。 潮汐以前。野牛雖然被風吹得不 再也不迷失方向。無論日夜。 很好的薦子賣。 。吹得阿根廷平原的茂草。平貼得 他說在南美洲遇見極厲害的風險 在這兩季的林徑

省裏也有幾種。旋風人人知道的。 過可嘲笑的事物。說到大風。我們 游歷家回答他道。「那是自然用他 有時很有趣。 開級斯地方一個人說道。「我未見 們的乳袋了。」 你們說的都是言過

> 增添。我賣一百六十畝給欠 。現在價值己很貴。將來只 草地去換些零碎田地。 路就穿過此地。城池也與以 客人看道。「這是開級斯島 想起能泊不幸的死亡時。 那客人暗暗得意。他立在 這塊地。問罷泊後嗣買下 旋風吹過來。把罷泊捲到你 元一……」他畝字尚未出口 搖動財主了 一點黑影而至不見。但那

旋風力量能把物件攝到 接着及地。 一看。空中似乎有物落下 有四尺大小裂痕。跳 。跌在地上而大喊道 滾來滾去的

…良晨好友社印行

良晨好友社印

第

罷泊朝可以算是一

最小第九十號……

除此之外。一無所 已有三年了 道他最多的隣居說。他搬到這裏。 也鮮有知道他的 。他的名字叫趙耕書。 家世的。

捉住。那肯便輕輕放過。當下不用 得水洩不通。惟有耕書。却又不然 動全村好事的人。 分說。便用起私刑來咧。一時竟開 樓上窗戶等。閉得密密緊。要是有 的人。此番被他竊去三襲棉袍子。 八聲嘈雜的當兒。 他不特不出來瞧。反把大門以及 個毛賊。 一天。他的左鄰姚宗光家。捉着 頓將這平日冷靜慣的 地方。擠 一下。休想動得分毫。在 好容易用盡氣力。把他 那姚崇光本是個慳吝 紛紛都來瞧鬧 人遠聽得

> 兩眼已撞得和胡桃一般了 更。沒還停止。第二天有見 而散。從這時起。屋內的哭 後。方始把那賊放走。閒 可以聽得明白了。這樣一 嚶嚶泣聲。從屋內透出來。

是良家之女。零青在時。伊 。一些沒有他父親的遺性 殺人不貶眼的巨盜趙雪青 死實愈生。因此伊記念雪 現在到底惡質滿盈。被捉 却生得玉字可愛。又文雅。 **勠伊女夫歸正。只是他那** 雖然與他有夫婦之情。目 他的兒子耕書才三歲咧 曾百方

這游歷家道。一不相干。 **播者。以後有時他** 謀生計。碰到隨便這樣一次的事 而色灰。他己知道這地的交易。第 的語言也變成和緩。罷泊豈非動一句話說完時。旋風把他吹起。他 就是罷泊啊。

讓我們去

在第二次環游以前。 平時我己要

奇辱

3

百村有一個少年。 八也沒有。他終日只是愁眉不展 餘歲。家裏除他自己外。一個旁 處在家裏。也不與人交際。見 **爬**是羞得兩頰緋紅。因此人 年紀約摸有二

每壹千五百張。批價大洋二元。 每百張實價大洋 角。

各費不加。 一足是好友社發行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 如。郵票通用。

81 - 10 11 15 12 14 18 18 18 18 18

父親雪此大恥。希望他將來為他不久便漸漸淡薄下來。伊一心一

遠囘答得出什麼。 是他這樣問。只有流淚分兒。那裏那兒。怎麼我從沒見過面啊。」 伊母親說。「母親。兒子的父親。究在父親。只自己沒有。他常常癡問他那孩子自小伶俐。 他見人家都有多報。此

耕書在 知道他父親的歷史了。 都和 七歲時。 雪青的事呢。 耕書差不多年紀。 相告述時聽得的能。 友們的譏罵。也起來了 於他們的 他見他們 小腦筋中已漸漸 那也許在他 機馬。 同時他的 提起 怎樣 可 -0

塾念書。私塾裏的小猢猻。有什麼次年。他的母親又送他進鄰近我時。他恨不得有 地縫可鑽。

整念書。私塾裏的小猢猻。有什麼整念書。私塾裏的小猢猻。有什麼好貨。他們見有強盜的兒子和他們同學。那有不當他們胡鬧的好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短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短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短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短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短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短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短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與大

> **」。」,** 最會欺我的東西。我永不願見人

他十八歲了。他不與人交接的宗問等了。他雖一個人住着。也似乎屬著了。他雖一個人住着。也似乎屬得有十目正視着他。有十手正規着他。神秘的上帝。彷彿沒一刻指着他。神秘的上帝。彷彿沒一刻不在那裏對他冷嘲熱寫。他與此不與人交接的宗極了。

最 小第九十號: ······第二張 ······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號:

放聲痛哭了

的耕畜家、居然有人枉顧。都現出 來訪耕書。 爲奇的意思。振鶴敵得不耐煩了。 址。然後來敲門。只是敲了 第三天早 日雖把門撞破。他也未必出來呢。 仕這裏嗎。」中有一人答道。『不鉛 「那麼你還是改日來罷。 他答說。「這是我素知的」那 說完冷笑着 但先生可知道他怪僻性情的嗎。 也沒人答應。鄰居見素 一聲。我姓趙叫 「請問耕書兄。 他先打聽確了 0 * 。他道。「那 他話舊 振鶴。是他 只恐今 可是住 他的 人道

書。耕實廳了。兀自一嚇。下午那人便把振鶴的話。傳給耕歌幾天再來瞧他罷。」說着去了。

(四)

蠹的消息。宣傳香村已有三天了振鶴第二次來訪耕書時。耕書自

歌喉。黄轉陶

(H)

恐怕法麼人聽見了。

盪在空氣裏。

都要發生一

向未領略過呢。照這妙曼的歌聲向未領略過呢。照這妙曼的歌聲。是是強力人民。一定是個妙人民題有美麗的女郎呢。在理能夠思過有美麗的女郎呢。在理能夠思過有美麗的女郎呢。所這妙曼的歌聲

此我就存一 决定了 鄰家。有 第二天上。妙曼的歌聲。又激盪在 空氣裏了。幷 我每天出外日 我從他家門前經過 知道是個女學生 六七歲的女郎。 一家姓朱。是新近搬 且還和着琴聲。我 時候。 必是個 訪監的心思 装。 總經過 立 美人 在門 就决定 一次有 君 來 0 0 就

全書一百頁實價大洋二角 上海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光絲個愛

集說小會社的綠枕張是

工事等十三篇本國民之母・牌典本業文憑之代價・

奇怪稱人件實西此 書・奇讀・情又書 好·了編·奇內 奇也·成共又容 者要便一一趣。 快喷不册百的搜 讀嘖拍・六實集 此稱案令十事泰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雜晨良 誌

短篇小說集

張枕綠最近

良晨好友社發行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玉貌。 這 副歌喉啊。

把我的清夢擾醒。我怎的不恨呢。 便是我的心弦。聽見了這種妙歌。 他的歌聲非但可以把空氣震動 陣粗暴而洪亮的唱京調聲。 沈寂的空氣激盪。有時候竟 0

的魔力。比那妙曼的歌聲。足勝十 也勃勃地跳躍了。 行越發起勁了。歌聲越發洪大了。 也隨之昏亂了。這種歌聲 有時唱歌的唱

F

在這當兒。能不叫人奇怪呢。那時 我料到唱歌的决不是女郎。 是另一個粗蠢男子了。但是那女 者

天的傍晚。我又從姓朱的鄰家

最小第九十號

第三張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良晨好友社印

歲的男子。粗蠢異常。原來是個北經過。只見門前立着一個三十多 個莽者。無怪他的歌喉。是這樣粗 歌的便是個蠢男子了。 子。己換了徐第了。我因此知道唱 邊人。我引頸朝裏一望。朱第的條

候半夜裏唱起歌來。把人家從黑 歌聲裏還夾着嗚咽的胡琴聲。 這種歌聲。天高月白。慘白的景 每當深夜的時候。總不睡覺。專 唉。伊唱這樣的悲歌。又何苦呢。 甜鄉裏驚起來。但是靜心聽聽。却 日裏靜靜的。夜裏便興旺了。有時 不堪卒聽了。我的心弦。因遂又起 我

不解。何以伊唱道 助着愈是使還種歌聲凄凉 樣悲歌 (下期登完 呢

六十二歲的老阿

悄地坐在一塊石頭上。 碎起泥來。便更外有勁。 花完。」這裏想着。便立刻 **临上玫瑰花慣的。手中** 朱在兩幡上。老阿是愛看 老阿。心裏一想。「我的兩 瑰花任靨上。跑進園來。少 小泥星迸放開來 老阿酒後也帶着 一大塊泥團 少女在園裏 現出兩架 女望着 時候。一 少女兩

少女面前。唧唧的報告老阿 。在小鷄身上。小鷄便沒命 們找食的自由。 裏面的人 人抬着 便永遠駐在道士 **大窟**壓

老阿有十多天 再沒有 在。 他絕沒有看見過少女了 說。「伊是死了 有看見過少女 翁揩着眼淚。勸主婦不要哭呢。老 老阿随着四個人回來。 上的少女。 這已過的 會死了 一老阿心裏只 幾天中。 兩朵玫瑰花 以後便又聽得 呢? 正見主 已絕沒 到

老阿在開 見主人翁 處的都察。 的 和主婦的狀況。 便是靨上兩朵活鮮鮮也就猜着大窟窿裏的 大窟窿以後。

節省下 便奔到花蔭下面。唧唧的 起來。便更外有勁。果然那 鶏。放在玫瑰花前面。自 經風吹着。把頭點了機點。 在坟上。 是不會錯的。 來的錢。 老阿便把主人家 年年都是如此 毎回到 買了 己工作大学 小玫瑰 玫瑰花 始終是

孤另另一個人。 個朋友。在肚裏 只有把九

短篇小 說概說暫停

可是以後 以及各 四面看 現 老阿現在是六十二歲。他

期照常登刊

大清早。 得家人們說。「伊是病了!」 不見 。是他靈魂的安慰者似的。他只聽 好像選少女兩靨上的兩朵致瑰花 老阿心中着實感激少女的惠施。 **裴大哭起來。一會兒。家人傳主人 南**朵玫瑰花。伊才站起來。 驅着 。望着老阿頭上汗珠。 小鷄。另往竹園裏去找食。 來。 女的踪影。心中好生納悶。 他的朋友酒先生。 最小第九十號: 又聽得主人翁主婦在房 直至於消失了他靨

和逃淚的 韻:素:摘 張綠包張任月張朱張周張目 枕女天枕矜女枕鴛枕痩枕

價大洋 册。實 費一分 另加寄 角。

社 友 好 晨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 瓶 一 **洋状冬飲碘原精** 藥 元 元 房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每 瓶 一 科發白濁丸 an Conjugación de la conjugaci DPRODUCTORY C 學爲哥注射樂水 元

詳 單 即 索 涵 仿 細

印 有

。類菓

袁 家至希品 售於望一 試本工項 李··桑 子果南子 嘗園商而 試出界論

水和畜牧家積極改 一二三十萬元以上 品的多也 你如口美們有舌觀 的鑒和。信別筆已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五

角

風流防毒油

花 柳 神

藥

經本 理社 鵑 聲 週 到 報

三 五 0 定 念五 0 白

加多。或連登數號。均照加。不滿五十字亦報。種種簡短文字。每五十字收費大洋一角

內容小說摘

發瓶

啓

奉



中)一個小欄 **朋文欄內附有(談言微** 品文字 並緩種種插畫 **朋交欄為助讀者興趣而** 詩詞 讀者可随意投稿 事記 容戰俏皮論文 由編者爲之解答 笑話 投·專備質 種種小 專評

天眞爛漫的後補總統

該做些什麼事?」孩子瞠目答道。了。」有人問他道。「你知道大總統 一個小孩子說道。「我要做大總統 許多花言巧語。假充內 知道。」現在的曹錕。便和這個 一樣。不過我倒原諒他。他不 自

天眞咧。 己做了 策。與廢那幾件事情。總算他尚具 總統。 將要施行那 一種政

▼婚後三月誌

妹已他字。而余亦締盟於某氏。旣 自與琦妹結構。三月於茲矣。初琦 妹識。相憐同病。初無婚

稍迕。坐是常致不睦。顧琦妹决不言假色。意志稍流薄弱。勿能百折不鵝。思索勞力事。不願常為。 而,動作亦難免不守秩序。 毋乃與我動假面具耳。琦妹少容忍。無巧 琦妹有不如余意處。 關。 少隱。彼隱忍不宜。自謂美滿者 閱牆相爭者又三數次。所喜者。 华日而仍言歸於好。前愆盡捐也 成。日月跳丸。今婚後且九十日 形式上之訂定。 點。亦復能相知相諒。數閱月而 此三月中。厲色惡聲者如干次 。終身願倡隨。此乃伊 後綠環境之相類。乃共約 朝指摘之下

最小第九十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

小 第九十號

許伊們 生!呵耍擺渡。」有的說。「烟雨樓 去麼。」我聽伊們尖溜溜的聲音 的請求。 我的耳鼓裏。 。爭來對着我說。 很覺得對不起伊 但我沒有允

總在 親和表兄。去游烟雨樓。我乘不慣我想嘉興。記得第一次去。同我父 片還在着。我見了總念着烟雨樓。 的風景。都攝了一個影。現在這照 。表兄又把烟雨樓的正面。 船。不知在鴛鴦湖上。嘔吐了 不知可曾翻造沒有。 南湖 幾次

春天。是去掃我祖先的坟墓。墓前 上海來。我還 都青葱可愛。 們到菜館裏去吃酒。 我想嘉興。那裏的親戚們。常陪我 堂倌。叫做「阿茂」的。他年紀已老 。待我很殷勤。我很感激他。 好像有一個

我總戀戀不捨。到了

的樹木。松奶柏咧。

贴去了三次。每回去的時候。

思着嘉與。

想嘉與。每下

火車的當兒。

良晨好友社印行

很是悲惜伊。 我想嘉興。曾 不幸 想嘉興。除了 心嘉興。曾在一家心現在康健愿? 。我想着了 。伊還有 到嘉與去的時候 州

無時無刻不是 而余台想嘉與。可謂大效其類瘦鵑君想蘇州。心園君想安亭 矣。祖賢識 想嘉與。

缺一個

教員某對小學生說。了我 父死了 四萬萬個。」小學生說 一個。」教員詫問說。 『什麼。缺 一個麽

第四張:

之意志耳。夫個性誠難吻 里外。不愁伊把函不合寄也。 琦妹或另撰一文以規余。 四紀念日與琦妹短別時草) **娇或不許公開。幸伊現相隔五百** 興理之一 點 **嘉與雖是我的原籍地。可是故鄉** 而已過每不自知。故從略。 。惟余之劣跡。或較琦妹為尤夥 我想嘉興 。而只求目標之不誤 殊途同歸。 潘祖賢 以漸趨於 合。然不 此作琦 他日 金